

大辽巾帼

章祖贤◎著

萧太后 / 下册



作家出版社
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主页

上架建议：中国历史人物

ISBN 978-7-5063-7712-6



9 787506 377126 >

定 价：118.00元(上、下)

大辽巾幗

萧太后

章祖贤◎著

下



作家出版社

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辽巾帼——萧太后 / 章祖贤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4. 12

ISBN 978-7-5063-7712-6

I . ①大… II . ①章… III . ①长篇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6094 号

大辽巾帼——萧太后

作 者 : 章祖贤

责任编辑 : 冯京丽

装帧设计 : 舒 华

出版发行 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 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: 100125

电话传真 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 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: 170mm × 240mm

字 数 : 1060 千字

印 张 : 60

版 次 :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12-6

定 价 : 118.00 元 (上、下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长篇历史小说

目 录

/ 下 册

- 24 章 太后决狱 469
- 25 章 迷案重申 487
- 26 章 冤魂昭雪 507
- 27 章 西结党项 527
- 28 章 东击高丽 549
- 29 章 太后亲征 569
- 30 章 空城之计 589
- 31 章 计诱潘美 609
- 32 章 杨业抗辽 629
- 33 章 太后佯亡 649
- 34 章 生擒杨业 671
- 35 章 绝食殉国 691
- 36 章 出兵阻卜 711
- 37 章 平定叛乱 731
- 38 章 姊妹反目 749
- 39 章 兴师寻盟 767
- 40 章 受阻遂城 785

41 章 绕道南进 803

42 章 望都之战 821

43 章 饮马黄河 839

44 章 澶渊之盟 857

45 章 中京遇袭 877

46 章 梁王谋乱 899

47 章 圣宗平叛 917

48 章 太后驾崩 935

后 记 955

十二年前。

雄伟恢宏的天雄寺，宝塔高耸，沐浴在朝晖之中。悠长浑厚的钟声，在天雄寺上空一阵一阵地回旋。

萧绰、萧胡辇、萧鸞哥三人前来天雄寺上香。寺院方丈大师在前引领，直奔大雄宝殿，“皇后娘娘请！”

“天雄寺不愧是我皇家寺院，果然气派非凡！”萧胡辇道。

“听说佛祖出了名的灵验，所以才香火鼎盛！”萧鸞哥道。

“是啊，佛祖有求必应，皇上久病缠身，此次燕燕前来天雄寺上香，就是为皇上向佛祖祈福。”

三人进入大雄宝殿，于佛前一一焚香礼拜。

萧绰虔诚地跪在佛像前，双手合十，眼里闪烁着哀求的泪光，“皇上久病缠身，百药无验，千医束手，乞求佛祖保佑皇上龙体早日康复，愿我大辽江山千秋万代，永世不衰……”

寺院外面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衣衫破烂，头上插根稻草，跪在地上对着一具尸体嘤嘤啜泣。

忽然一个体型略微肥胖的男子抓着小女孩的胳膊，硬是要拉她起来，脸上的表情有点狰狞和气愤，“起来，快起来，跟我走！”

小女孩瘫软在地上，“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”

萧绰、萧胡辇、萧鸞哥从天雄寺上香出来，听见吵嚷之声走了过来，萧绰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胖男子理直气壮，“皇后娘娘，您给评评理，莲儿的父亲生前欠我十两银子，她卖身葬父，那谁还我的银子？”

萧绰向身旁的萧海只使了一个眼色。

萧海只取出十两银子给了那胖男子，“这是十两银子！”

那胖男子接过银子，满脸欣喜，“谢谢皇后娘娘！”说完离去。

萧绰伸手拉起莲儿，语气温和，“你叫莲儿？是汉人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二姐，听说你的府上缺少一个丫环，你看这个小丫头多么俊俏，把她带回去吧？”

萧莺哥上下打量一下莲儿，“好吧，你就跟我回去！”

莲儿跪倒在地，不住叩头，“谢谢皇后娘娘、谢谢宋王妃……”

自那天起，莲儿怀着感恩之心，在宋王府长大成人。当时莲儿呆呆地侍立一旁，目睹萧莺哥坐在桌边带着无限恨意，咬牙切齿地将鸩毒倒入酒壶之中。

莲儿又惊又怕，“宋王妃，您要……”

萧莺哥满脸阴冷的笑容，“本王妃要毒死太后，以报血海之仇！”

莲儿一听，心惊肉跳。

“还愣着干什么，快端出去！”

莲儿哆哆嗦嗦，结结巴巴，“是……”她双手捧着托盘端着毒酒，深身颤抖，步出房中。

那刻莲儿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之中，不断地做着思想斗争，“太后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宋王妃对我有养育之情，我应该怎么抉择呢？”

萧绰饮下毒酒顿时僵住，眼眶盈满泪水，痛心万分地摇了摇头，“真没想到，二姐竟然狠心毒死燕燕？”

“是你让我失去了丈夫和儿子，此仇不共戴天，如果不能血债血偿，如何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丈夫和儿子。天长地久有尽时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！”

“天长地久有尽时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？”萧绰仰天苦笑，“二姐对燕燕恨入骨髓，一心只知燕燕血债血偿，不择手段，我们姐妹落得如此结局，难道是上天的安排吗？”

“你不要怨天尤人了，天作孽犹可违，人作孽不可活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与人无尤。”

萧绰瘫坐在椅子上，目光茫然、绝望，泪水划过脸庞，“天意如此，我能奈何？”

莲儿忙跪倒在地，泪流满面，“太后，莲儿已将毒酒换掉，酒中根本无毒。”

“什么？你敢背叛我……”萧莺哥暴怒不已，上前拔出宝剑，毫不留情地一剑将莲儿刺死。

萧绰一声令下，“来人！”

御帐亲军从外面蜂拥而入，纷纷拔刀发出响亮的摩擦声，包围住了萧莺哥。

萧莺哥身子摇摇晃晃、趑趄趑趄，不禁仰天大哭，“苍天无眼，我萧莺哥杀不了你，也不求苟活！”猛然间，她把剑往脖子上一横，刎颈倒地，染红了整片大地。

萧绰手足无措，失声失色，“二姐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萧胡辇载欢载笑，跨进厅内，“莺哥、燕燕……”当见萧莺哥倒在血泊之中，顿时泪如雨下，“莺哥……”她扑倒在萧莺哥的尸身前，将她的头抱在自己怀里，哭天抹泪，“莺哥……莺哥……莺哥……”

忽然萧胡辇猛地站起，狠狠地瞪着萧绰，泣不成声，“就算莺哥有千错万错，可是你们血脉相通，骨肉相连，你怎么不阻止她，忍心让她自刎身亡？”

萧绰黯然低泣，哽咽不语。

萧胡辇轻轻地合上了萧莺哥的双眼，用手捋了捋她散乱的头发，费尽全力地抱起她的尸身，一步一步蹒跚而去。

萧绰再也承受不住内心的郁闷，发狂地掀翻桌子，撕心裂肺地大叫了一声，响彻云霄。

料理完萧莺哥的丧事，萧胡辇因悲伤过度，故而病倒。萧胡辇披头散发靠在床头，憔悴不堪，连连咳嗽。

萧绰端来一碗汤药，“大姐，药熬好了，快趁热喝了吧？”

萧胡辇摇了摇头，泪水又溢出眼眶，“究竟是因为什么，莺哥变得心狠手辣，冷血无情，如此狠毒，居然下毒谋害于你。”她擦把眼泪，“我们姐妹同胞共乳，手足情深，如今反目成仇，姐妹相残，难道这是天意吗？”说着说着，她又变得情绪激动，“这是为什么……为什么？”不由抽泣起来。

“大姐，切莫太过伤悲，要以身体为重。”

“为什么你们要闹得天翻地覆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让我这个当大姐的情何以堪？”

“是燕燕有负二姐在先，对不起她，事情闹到这种地步，完全都是燕燕一手造成。”

“人都死了，你自责还有什么用？”

“大姐，你还在怪我？”

“我没有怪你，我怪我自己，如果我早到一步，也不会发生这场悲剧……”

月上中天，夜已深沉。

勤政殿内，一盏琉璃宫灯灯火摇曳，映着萧绰聚精会神的脸庞。御案上杂乱无章的案卷堆积如山，萧绰双手捧着案卷，深邃的眼神锁定在案卷上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她专注地审阅案卷，时而掩卷沉思，时而眉头紧锁，时而伏案而书……

随侍的太监萧海只守在门外，当见前头小太监提着一盏宫灯开道，引领辽圣宗到来，正欲开口通报，辽圣宗已抬手制止。

辽圣宗进入勤政殿，径自走至御案前，“母后，现已三更时分，早点回宫休息吧！”

萧绰放下手中案卷，“审决滞狱此乃当务之急，朝廷头等大事，关乎社稷安危，不容懈怠。”

“母后政事繁重，日理万机，朝廷内外事事躬亲，昼夜操劳，毫无暇日。儿臣担心母后操劳过重，将有损身体。”

“上京、南京、东京、西京滞狱之中，有多少冤案，皇儿可知晓？”

“儿臣略知一二，但不知其详！”

“上京、南京、东京、西京滞狱之中，冤案共计七百多件，有些案件性质恶劣，手段令人发指。”

“想不到有这么多冤案存在滞狱之中，如无母后亲决，这些受冤之人就如石沉大海，永无生机了。”

“皇儿可曾听说，‘奚王坑杀战俘’一案？”

“儿臣略有耳闻，不过此案穆宗皇帝在世之时，已经定案了结，莫非母后想要重审此案？”

萧绰双手捧起厚重的案卷，交给辽圣宗，“皇儿，请看！”

辽圣宗接过案卷展开，卷内文件字迹模糊、残破，一片鲜红的血印，却触目惊心，“母后，这是……”

萧绰起身离座，“此案蹊跷，疑点甚多，当年穆宗皇帝未辨真伪，草草结案，以致枉死之人，有冤而不能申，有耻而不能雪，几百余条人命无辜丧生，公道何在，天理何存？”

“依母后之言，难道当年奚王杀的不是战俘，其中大有文章？”

“‘奚王坑杀战俘’一案，错综复杂，扑朔迷离，乃一桩历史旧事。时隔多年，可仍未平息，几年前，母后还申斥了想为此案翻案的朝中大臣，因为当时朝中内外不安，而奚王位高爵显，手中拥有兵权，封地镇守一方，而今母后亲自审理此案，必将使案件真相大白，还律法以公正，还公道于万民。”

“母后圣明！”

“明日，皇儿与母后一同决狱，为民伸冤！”

“儿臣遵旨！”

公堂之上设了御座，圣宗打横，坐在萧绰身边。韩德让、耶律斜轸、耶律襄、室昉、邢抱朴几名大臣侍立一侧，俱是神态恭谨，屏气敛声。

“升堂”，一声令下，两旁的衙差在地面不断地敲着木棍，嘴里喊威升堂。

数十名男女囚犯蓬头垢面，披枷戴锁，鱼贯而入。这些囚犯个个都是花甲之年，

满头白发，步履有点蹒跚，伏跪在地，“叩见太后！”

萧绰面带威严，语气转厉，“想必大家都听说过‘奚王坑杀战俘’一案，当年奚王筹宁无端坑杀战俘六百零九人，时任政事令耶律寿远、太保楚阿不联合上奏，称奚王为了谋取金矿，屠杀的都是无辜牧民，并非是俘虏。其虎狼行径引起朝廷震动，然而穆宗皇帝不予取信，听信奚王谗言以耶律寿远、楚阿不谋反为名，将其伏诛。他们的家人均被连坐，男子被发配到边疆服苦役，女子被发配到掖庭宫^①为奴，二十多年间，他们沉冤难雪、正义难伸，朕决定重审此案，为民伸冤！”

几十余名囚犯悲喜交集，不停地磕头叩谢，“多谢太后……”

耶律襄道：“‘奚王坑杀战俘’一案，当初我朝有条不成文法，凡皇上亲判死刑的人，其全家均需连坐，由于奚王位高权重，加上穆宗皇帝颠预糊涂，事后对于此案无人再敢过问。以致耶律寿远、楚阿不冤枉而死，如今太后亲审此案，必能查明真相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。”

韩德让面带隐忧，“太后，此案牵涉重大，关乎边境稳定，奚王拥兵自重，踞守一方，得知太后旧案重审，必将有所警觉，把他惹急了，一旦狗急跳墙，后果难料。”

耶律斜轸道：“太后，楚国公言之有理，还是妥善处理为好。”

室昉、邢抱朴纷纷赞同，“是啊太后……”

萧绰点点头，也觉得有理，“依楚国公之见，应当如何处置？”

“依臣之见，太后不妨书信一封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将奚王召回京城，奚王一旦入京，犹如蛟龙失水，纵有回天之力，也只能仰天长叹，顿足捶胸。”

耶律襄一听，顿明其意，“太后，楚国公言之有理，先礼后兵，不失为上策。”

萧绰点头应允。

七金山下、土河之滨，无数毡帐形成一个圆形驻营。奚王牙帐座落其中，军帐之外旌旗招展，甲士林立。

牙帐内，奚王坐在虎皮大椅上，双手捧着书信阅览，等看完后，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。

侍立在旁的大将去诸面带惊讶，“大王，太后突然派人前来送信，不知所为何事？”

奚王哼了一声，“本王戎守边关，有功于朝廷，所以太后下旨，在此设奚王府，授本王为奚五部大王，明为嘉奖，实为安抚，只怕太后别有用心。”

“大王何出此言？”

注释：①掖庭宫：宫女居住和犯罪家属妇女配没人宫劳动之处。

“太后在信中说，朝廷有人诬告本王，命我回京，澄清当年旧案，平息冲突，以掩众人之口。”

“大王切莫听信太后一面之词，当年的案子已经定案了结，而今太后旧案重提，并亲自审理，一旦回京受审，无亦于踏入鬼门关。”

奚王缓缓起身，拾级而下，“太后这点伎俩又怎能骗过本王，不过太后下召，本王拒不回京，只怕有抗旨不遵之嫌。”

“大王何不回信一封，称自己卧病不起，等病好了，再回京澄清不迟。”

奚王点了点头，“看来太后是想从当年的案子着手，欲将本王铲除，本王就和太后斗一斗……”

萧绰阅完奚王的回信，勃然大怒，“奚王果然老奸巨猾，以病重为由，拒不回京。”

“奚王胆怯入京，臣早有所料，足已证明，奚王心中有鬼，绝非善类。”韩德让道。

“奚王不肯回京受审，朕总不能派兵将他抓回审问，倘若如此兴师动众，大动干戈，必将掀起一场战争，从而造成生灵涂炭，致使民心不安。”

“奚王不择手段谋取金矿，私自盗采，无视国法，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如今抗旨不遵，故意与太后作对，分明目无朝廷，不将太后和皇上放在眼里。”耶律襄道。

“奚王背负数百条人命，不将奚王绳之于法，又何以向朝廷交待，向天下人交待？朕势必查明此案，将奚王按律治罪，让百姓重见天日！”

“太后欲治奚王之罪，还需调查取证，眼下尚无足够的证据表明奚王的罪行，就算奚王入京受审也有恃无恐。依臣之见，太后不妨以探病为名，派人前去看望奚王，同时明察暗访，搜集奚王的罪证，届时奚王百口莫辩，还怕他不俯首认罪？”韩德让道。

“奚有五部：遥里、伯德、奥里、梅只、楚里，各部兵精粮足，人强马壮，奚族已成我朝边境之隐患。然而奚王老谋深算，奸诈狡猾，况且已有防备，派人前往调查取证，实乃羊入虎口。”

“俗话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奚王拥兵自重，有恃无恐，必然麻痹大意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臣愿前往奚族，调查取证，太后静候佳音便是！”

“爱卿自告奋勇，亲自前往，可是一旦奚王图谋不轨，爱卿将防不胜防，还是想其他办法吧！”

“臣代表朝廷前去探望奚王，就算奚王知道臣去调查取证，纵有心谋害臣，也不敢公然与朝廷为敌。太后不必为臣担心，臣定会平安归来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朕命南面林牙萧观音奴协助你查案，同时保护你的安全，以备万无一失……”

事后，韩德让、萧观音奴带着山参、鹿茸、灵芝等滋补之物，远赴奚族，前来探望奚王。

奚王咳嗽连连，“本王不过偶染风寒，并无大碍，楚国公代表太后千里迢迢赶赴奚族探望本王，太后如此厚爱，实在令本王受之有愧。”

韩德让几案坐着，“奚族地处辽国南部，与燕云接壤，我朝欲想南下，就离不开奚族的支持。奚王为朝廷镇守南部边境，大小数十战从无一败，南部百姓受奚王庇佑才能安然度日，奚王有功于朝廷，有功于社稷，太后要不是政务缠身，必定亲自前来探望。”

“自太祖时起，我奚族臣服契丹，先祖勃鲁恩、李大酺率领族人奉辽正朔，向辽称臣纳贡，我等子孙当踏着祖先的足迹，势死效忠朝廷。本王乃太后之臣子，戎守边关乃分内之事，职责所在，不敢居功。”

“其实本官到此，除了探望奚王之外，还有一事是关于当年的旧案，太后欲重审此案，派本官前来了解案情，还请奚王予以配合。”

去诸愤然而起，“当年的案子穆宗皇帝在世之时已经定案了结，太后突然旧案重提，并亲自审理，莫非想为耶律寿远、楚阿不翻案不成？”

“正所谓：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做官清正与否，自古以来百姓心中有杆秤。本官以为奚王应该具备此等胸襟和气魄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只要问心无愧，又何必理会这些无稽之谈？”

奚王脸色一沉，“太后命本王坐镇西南，戎守边关，自然出自于‘信任’二字，如今旧案重审，莫非怀疑本王作奸犯科不成？真令本王寒心！”

韩德让起身离座，“奚王有所不知，耶律寿远、楚阿不的后人拼命喊冤叫屈，要求平反。几年前，太后还申斥了想为此案翻案的朝中大臣。近日来，又有一些朝中大臣手捧血书接连上奏，要为耶律寿远、楚阿不平反，太后迫于无奈，不得不重审此案。”

奚王哼了一声，“本王仰无愧于天，俯无忤于地，对与错、事与非自有公论，本王希望事件真相早日水落石出，塞住犯人的嘴，免得犯人喊冤叫屈，有辱本王清誉。”

“奚王英明！太后也这么说，奚王为官清正，廉洁奉公，不善于阿谀逢迎，趋炎附势，乃朝中百官之典范，又怎么会作奸犯科。太后亲审此案，就是要为奚王讨回一个公道，让那些诬蔑、诽谤之人作茧自缚，以还奚王之清白。”

奚王似笑非笑，“太后真是用心良苦！”

夜色如水，勤政殿内灯光明亮，映得满殿如同白昼。萧绰面带隐忧，踱着脚步，

沉思不语。辽圣宗以及耶律斜轸、耶律襄、室昉、邢抱朴侍立在旁，神色肃穆。

辽圣宗问道：“尚父远赴奚族查案，旬月之间未见回信，母后可是为此担心？”

萧绰止住脚步，“奚族地处南部边境，天高皇帝远，朝廷对此则有鞭长莫及之叹，如今奚王居功藐上，拥兵自重，韩德让此去吉凶参半，祸福难料，母后如何不担忧？”

“尚父代表朝廷前往奚族查案，奚王有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公然与母后作对。相信尚父不日便会传来佳音，母后又何需庸人自扰？”

萧绰回座坐下，“近日朕翻阅案卷，又审理了两桩案件，其中一桩是‘西北人口失踪’一案，而另一桩是‘木叶山^①火灾’一案，两桩案件都是穆宗皇帝在位之时重大案件。现有的证据支离破碎而无从着手，皆无头公案，令朕毫无头绪，焦头烂额。”

耶律襄道：“老臣对这两桩案件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当年西北周边部族如吐谷浑、阻卜、突厥、沙陀、回鹘诸部，屡有人口失踪，应历十八年七月初九，一夜之间竟有上千人失踪，此案震惊朝野上下。西北招讨使耶律达里进京面奏，声称‘西北人口失踪’一案乃党项族俘掠，并非失踪。然而此案疑点重重，令诸部不服，上书朝廷要求复审此案。穆宗皇帝却将此案搁置，至今已经二十余年，悬而未决。”

“由于这些年宋朝屡屡进犯，而我朝把精力全部用在抗宋上，无暇顾及西北周边部族，‘西北人口失踪’一案关乎西北边境的安宁与稳固，此案如无法告破，必将引发边境大乱，巩固边防，维护边境稳定，乃当务之急，首当其冲。”

邢抱朴道：“西北边境部族众多，人心不稳，实施固边战略，消除边境隐患，强民生，安民心，太后高瞻远瞩，实在令臣等敬佩。”

耶律斜轸道：“臣对‘木叶山火灾’一案，也知之甚详，此案关乎甚大，影响族运，以致穆宗皇帝大为震怒。事后由临潢府路提刑司耶律忽汗彻查此案，经查明，是西南安抚司萧仆奴纵火焚山，可是萧仆奴是穆宗皇后萧文静的表弟、翰林承旨萧知璠的外甥，穆宗皇帝以诬告为名，将耶律忽汗全家问斩，后来无人再敢过问此案，竟让萧仆奴逍遥法外。此案至今未能告破，那些命丧火灾之中的无辜冤魂，无法得以昭雪。”

室昉道：“据臣所知，萧仆奴仗着萧知璠父女撑腰，勾结盐商垄断盐市，北盐南贩，获利甚巨。同时煽动朝廷把每斤盐价提高到350文钱，而当时一斤盐的成本不过100文。人不能食无盐，再贵也得买，令百姓越吃越穷，苦不堪言。”

邢抱朴道：“臣也有所耳闻，滑盐县盛产盐铁，不但盐业很旺盛，而且冶铁业也

注释：①木叶山：木叶山是契丹先人供奉始祖白马神人和青牛神女的地方，更是历代辽王祭祀的圣山。

很发达。萧仆奴控制冶铁业，私自生产军械，贩至宋境，从中营取暴利。听说奚王订购了大批军械，图谋不轨，大有为祸朝廷之心。”

萧绰叹了口气，“‘奚王坑杀战俘’一案、‘西北人口失踪’一案、‘木叶山火灾’一案，朝廷上下、黎民百姓为之瞩目，这三桩案件重大，不仅关乎律法的公平和正义，而且关乎大辽的国运和兴亡，朕誓破此案，还边境于太平，还百姓于安宁！”

君臣低首垂眸，沉思默想，过了半晌，室昉道：“依臣之见，太后不妨巡幸边陲，视察西北各部落，一来了解民生，二来安抚民心，同时还可打听楚国公的下落。”

萧绰点了点头，“好，就依室爱卿之见，朕巡幸西北边陲……”

山间一处矿场无数矿工在官兵监管下开采金矿，官兵们拿着皮鞭不断在抽打着搬运的矿工，遍体鳞伤的矿工们苦不堪言。

耶律达里、萧仆奴左右拥簇着奚王，正在视察矿场。巡视一遍之后，三人进入木屋，屋内放着数箱金条。

奚王从一个木箱里取出一块金条端详着，“今年我们冶金多少？”

萧仆奴拿来账簿，翻看一遍，“今年我们冶金总收七十万五千三百八十两，比去年多十五万三千两，我们发大财了！”

耶律达里逐一打开木箱，从里面泛出金黄色光芒映在他们的脸上，里面满满当当、整整齐齐码着数不清的金条，“娘了个腿的了！”他伸手拿起一块金条，“这么多金子，我们几辈子都花不完呀！”

奚王面带不屑，无动于衷，“本王会按照约定，与你们分成，只要我们紧密合作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

“奚王，我们合作多年，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船露了，对谁也没有好处。”萧仆奴道。

“奚族地处边境，远距朝廷，正是天高皇帝远，奚王尽管放心，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的道路。”

奚王坐在桌前，“朝廷要重审当年的旧案，这次太后亲自审理，本王觉得太后有备而来。”

“听说韩德让前来奚族，正在查找金矿的下落，倘若发现此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萧仆奴道。

“干脆一不做、二不休，派人把韩德让干掉，以除后患，省得我们提心吊胆。”耶律达里道。

“韩德让代表朝廷前来查案，要杀了他，岂不惹火烧身。当年的罪证早已销毁灭迹，

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，韩德让必将空手而归。小不忍，则乱大谋，我等少安毋躁，静观其变便是。”

耶律达里、萧仆奴默默点头。

农牧区集市上，被小商贩们摆得满满当当。商贩们竞相吆喝，招揽生意。从北边，韩德让、萧观音奴缓辔而来，身边一队侍卫前簇后拥。

迎面走来一个樵夫，肩上扛着一根木棍，一头吊着几条鱼。从韩德让身旁经过时，却引起他的注意，急忙喊住樵夫，“樵夫，请留步！”

樵夫止住脚步，“官爷，您叫我？”

韩德让翻身下马，眼神迫切地盯着那几条鱼仔细端详，那眼神有点异样，“此鱼何处得来？”

樵夫答道：“是我进山砍柴，在河里所钓，官爷要喜欢，就拿去！”

萧观音奴皱紧眉头，怔怔不解，问道：“楚国公，有何不妥吗？”

“此乃油锥鱼，性情凶恶，喜食腐肉，愈臭愈喜欢，倘如在同一地方钓到三条油锥鱼或以上，就代表那里的水下面有尸体。”

“楚国公才学丰富，见多识广，令末将佩服。”

韩德让从袖里取出一锭银子，“劳烦樵夫带路，带本官前去查验。”

樵夫收了银子，带领韩德让一队人马而去。

临近晌午，韩德让带领部下在樵夫的指引下，顺着一个通往密林深处的道路走了进去。众人时而走山坡，时而走沟底，时而踏过乱石。远远听见潺潺的山泉流水声，顺着淙淙的流水声走去，这山泉的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大。

一道山泉自上而下，汇成一泓碧水，潭水清澈，却深不见底。潭水里，突然出现一群“油追”，群鱼嬉戏。

韩德让立在潭边，凝神观望，“潭中油追鱼成群结队，水下必有大量积尸，传我的命令，将水下的尸体全部打捞上来。”

萧观音奴道：“是楚国公！”

几个时辰过后，士兵将水下的尸体全部打捞上岸，足有上百具。韩德让一一查看，死者尸体腐烂、肿胀、面目全非。

韩德让哼了一声，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些人死于非命，事有蹊跷。我们寻找金矿多日，苦寻无果，这些人或许与金矿有关，我们可以找到蛛丝马迹。”

萧观音奴道：“依末将之见，这些尸是从上游冲下来，日积月累，才会这么多。”

韩德让点了点头，“我们顺藤摸瓜，说不定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，我们走……”